

俄罗斯
匈牙利
乌克兰
波兰
捷克
马其顿
.....

寒冰 走苏东

孔寒冰◎著



NLIC2970803001

上海人民出版社

俄罗斯

匈牙利

乌克兰

波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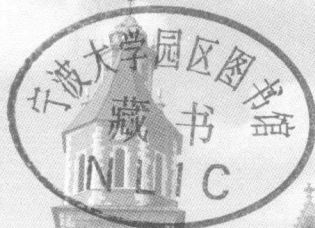
捷克

马其顿

.....

寒冰 走苏东

孔寒冰◎著



NLIC2970803001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寒冰走苏东/孔寒冰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08 - 10670 - 3

I. ①寒… II. ①孔…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8255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马瑞瑞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寒冰走苏东

孔寒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88,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670 - 3/D · 2067

定价 32.00 元

代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朱晓中

寒冰兄与我相熟，多年来一直浸淫于中东欧教学与研究，是国内该领域中的一位“奇人”。说奇大概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他勤于思考，且笔耕不辍。近年来他撰写和主编的有关中东欧和俄罗斯的作品不断问世，有的已列为高校相关教学领域的必读书。其二，他独辟蹊径，率先在高校成立了中东欧研究中心，虽独自支撑，但有企业界朋友相助，研究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其三，他是业内少见的学术背包客，在教书育人之余，耗时一年多，只身游历独联体和中东欧诸国，与此同时在《世界知识》开辟专栏，将“寒冰走苏东”的所见所闻呈于国人面前。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又独具慧眼，将寒冰兄已刊发的四十多篇游记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迄今为止，社会科学的研究大凡为二种，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实证研究）。游记可归于后者，而学人所撰游记更是难能可贵。它没有理论研究的正襟危坐，亦与风骚墨客的情景抒怀和风华物貌的恣意流淌不同。学人所撰游记则试图对国家和社会的浮世绘进行理性扫描，可谓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西方，游记一直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辅助资料。例如，15世纪意大利文主义作家和外交家卡利马科（Filippo Buonaccorsi Callimaco），16世纪70年代德国神父萨罗门·施韦格尔（Salomon Shweigger），18世纪晚期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旅行家约翰·莫里特（John Morritt）等人的在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的旅行纪实，都是今天人们了解有关巴尔干“起源”的早期珍贵文献。

在国内,这类“珍贵文献”寡然。不知自何时起,除冠之以“研究”字样的“著作”之外,其他作品一概被贬为“非学术”,哪怕它是出自学人之手。由于包括游记在内的纪实类作品难成“学术大雅”,以自由体记述个人亲历的鲜活游记类作品自然写手寥寥。虽偶有这类作品问世,但是,它们大多并非“中国制造”。

如今,《寒冰走苏东》问世。如果不是寡闻,这或许是国内第一本记述游走如此多国家的亲历记,意义应属非凡。该书没有宏大的理论构建和场景,没有新八股的腐文句式,也没用居高临下的指点江山。它是一个普通人对周遭世界的平视,对环绕其身一切有兴趣的人文景物的尊重。这部书称不上力透纸背,但字里行间不时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光芒。本书的出版定会为中国的中东欧研究添砖加瓦,更希望通过它能够吸引更多才俊对这一地区发生兴趣,并投身对它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回国欧洲,原本具有特定含义和对象的东欧研究经历了从东欧到中东欧,再到“欧洲化”的进化过程。但不知何故,这一过程并非在保持(中)东欧研究本体的同时增加研究相关性(欧洲)而得以持续,相反它呈现为一个溅落和消弭的过程。中东欧研究被欧洲一体化的狂潮所吞噬,同时,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又未能给中东欧研究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结果,在中国存在了近60年的(中)东欧研究正走向消亡。

实际上,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中东欧的研究理应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拥有相同的逻辑,即需要扩大与深化,二者应相辅相成。在新形势下,中东欧研究不应不识时务,对大浪滔天的欧洲一体化漠然视之,洁身自好,一如既往地鼓吹中东欧研究的本体论。同时,中东欧研究亦不应被欧洲一体化大潮淹没,它至少应该是欧洲一体化恣意汪洋中的一片绿洲。因此,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中东欧研究应该与时俱进,置身于“欧洲”(欧盟)背景之中,在充分考虑到欧洲一体化新环境及其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的同时,深化对中东欧研究本体(特性、对象)的研究,唯此,才能对问题的一般性及特殊性有一个均衡的理解与把握,而不过分强调事物的任何一方。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欧洲一体化有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也才能对处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中东欧的特性有更清晰的透视。

6年前,笔者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文字:虽然部分中东欧国家已加入欧盟,但称其已是完全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则大谬不然。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过渡型社会的诸多特征将“如影随形”。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带有中世纪以来就不曾泯灭,并藉此区别于欧洲其他地区(国家)的若干特性。知晓这些特性,有助于人们准确地认知这一地区,并坦然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甚至是不瑟之弦。但是,中东欧的这些特性并非“欧洲”的共性。反过来,对欧洲共性问题的讨论,在很多

情形下又不能涵盖中东欧国家的特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的欧洲研究尚不能取代中东欧研究,后者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中东欧问题的研究者也应意识到,随着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前者的很多问题必须同欧洲一体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否则,一些问题的观察很可能因背离欧洲发展的主流而误入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欧问题又与一般的欧洲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共性。由此看来,当下的中东欧研究确如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6年后的今天,这些判断似尚未过时。

不仅如此,对中国而言,中东欧还具有另外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政局剧变和20多年的转型经验(教训)对中国具有镜鉴意义。第二,在日益复杂的中欧关系框架中,如何在与中东欧国家保持和发展高水平的双边关系的同时,使后者在改善和发展中欧关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是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思考的课题。第三,中国当下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险峻的外部挑战。国人应有新的世界观,重新思考我国外交中的所谓“抓大放小”得失,释放非线性思维,在平衡大国关系时,高度关注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中小国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毕竟世界是由200多个国家和实体组成的。在宣示和平崛起的同时,我们韬光养晦,但亦应有所作为。如今,我们虽已不能奢望“朋友遍天下”的光荣岁月,但也绝不能自我营造“非敌非友”,甚至“高处不胜寒”的艰难时世。

有鉴于此,继续并深化中东欧研究,该是应有之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藉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就判定中东欧研究即告“终结”的观点,如果不是错误,至少也是片面的。毫无疑问,中东欧研究之于国家是有益的,虽然它已不是显学。

最后,感谢寒冰兄的亲历与贡献,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012年2月于北京海淀区万柳寓所

目 录

Contents

代序(朱晓中)	1
中东欧的魅力	1
1. 时空交错中的伊尔库斯克城市文化	1
2. 新圣母公墓中的叶利钦	5
3. 列宁成了俄罗斯的一部分	9
4. 逝者的永恒与被撕裂	13
5. 在喀山感受不同文化的并存	17
6. 战争与政治之岛——克里米亚	21
7. 白俄罗斯,人人都可能是“亿万富翁”	26
8. 东正教堂与中国的寺庙	30
9. 波罗的海国家之痛	35
10. 寻找华沙的 1944 年	39
11. 在勃兰特跪下的地方	44
12. 克拉科夫:古城与公墓	48
13. 波兹南:倾听 1956 年事件的余音	53
14. 托伦:名城与名人	58
15. 令人难不动容的斯雷布雷尼察	63
16. 匈牙利议会大选侧记	67
17. 萨拉热窝:巴尔干的耶路撒冷	73
18. 凝化在石拱桥身上的故事	78
19. 波黑战争的遗痕	83
20. “山鹰之国”印象记	87
21. 阿尔巴尼亚遍地碉堡的背后	92

22. 阿尔巴尼亚人的“大阿尔巴尼亚”	97
23. 保加利亚对苏联的依附与包容	101
24. 时代的纠结与日夫科夫的影子	106
25. 怀念往日辉煌的塞尔维亚	111
26. 凭吊中国原驻南联盟大使馆	116
27. 铁托墓的故事	120
28. 为国名所困的马其顿	125
29. 修女特蕾莎	130
30. 箭十字与红五星:失衡的“展示”	135
31. 布达佩斯有一座主题独特的公园	139
32. 纳吉·伊姆雷之被纪念及其缘由	144
33. 波希米亚奏鸣曲	149
34. 布尔诺,诸多战役留痕	154
35. 色褪了,但并没有彻底消失	159
36. 斯洛伐克人的心结	164
37. 黑山印象	169
38. 克罗地亚的城市管理	174
39. 武科瓦尔之痛	178
40. 红色不再的“红色景点”	182
41. 拉穆鲁斯·布杜拉	186
42. 根恰公墓里的那座坟	191
43. 扬·伊利埃斯库访谈记	195
44. 纠结在历史时空里的摩尔多瓦	199
45. 卢布尔雅那记行	204
46. 中东欧国家的民众不怎么了解中国	209
47. 斯大林模式的“活化石”	214
48. 东欧民族分布的“马赛克现象”	219
49. 不宜“凄风苦雨话苏东”	223
结语:政治文明视角下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的社会发展	227
致谢	241

1. 时空交错中的伊尔库斯克城市文化

伊尔库斯克(中国人把它简称伊库)是我此次原苏东地区之行的第一站。不过,严格地讲,它还位于亚洲,离中国并不远,它距储有五分之一世界淡水资源的贝加尔湖只有 70 公里,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重镇之一,有西伯利亚“心脏”、“明珠”、“东方的巴黎”等种种美誉。伊库又是俄罗斯少数几个有 300 年以上历史的城市之一,17 世纪 60 年代是西伯利亚的要塞城市,18 世纪 60 年后是东西伯利亚的首府。正因如此,旅游介绍上说,伊库有 1 300 处历史建筑文明遗产,其中,501 处是国家级和州级文物,1970 年被列入建筑古迹历史名城名单。

虽然各种介绍上对伊库和贝加尔湖都是溢美之辞,但是,我到后发现,伊库市其实一点都不漂亮,楼房不高也不新,道路不宽也不平,整座城市都少有现代化气息。来到离伊库最近的贝加尔湖旅游景点,也就是安加拉河从贝加尔湖流出来的地方,我所见到的也乱糟糟的,各种汽车在路边随意停放,垃圾成堆,贩卖粗糙工艺品的摊点杂乱摆设,烧鸡烤鱼弄得到处乌烟瘴气,拥挤的人群吵吵闹闹。总之,在这些景象的映衬下,伊库和贝加尔湖在我心中的美丽形象大大地打了折扣。然而,这或许并不是伊库的全面,甚至不是主要的。一位常驻伊库中国朋友告诉我,看伊库甚至整个俄罗斯不能用中国人现有的标准和观念作为衡量的尺度。转了几天,我果真对她的话略有所悟,感受到了一种现在处于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相交错的伊库城市文化。

关于前者,有许多例子。比如,伊库市里有不少人物雕像,其中的四个很有意思。



列宁像

它们分别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列宁，最早开发西伯利亚的沙皇将军和“二战”期间卫国功的苏联将军。这四个人分属于两个政治文化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时代，原本承载着太多的对立与冲突。但在今天，他们的全身雕像都矗立在伊库街头的不同地方，似乎不再承载这种对立和冲突，而都还原成俄罗斯历史连续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变得和谐的不止两个时代的人物，还有一些地名。伊库城中心有两条主要街道，一条叫“卡尔·马克思大街”，另一条叫“列宁大街”，毫无疑问，这两个名字肯定是苏联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情感色彩。可是，这两条街在沙皇时期分别叫“大马路”和“阿穆尔斯克”，词语表面是“中性”的，可实际上是与沙皇俄国的向东扩张的

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解体后，有人主张“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政治化”，将这两条街道恢复沙皇俄国时期的名字。但是，这种主张遭到苏联情结比较重的人反对。既为了防止社会被撕裂，也为了保持政治文化的兼容性和延续性，伊库当局采取了折中的合并方式，在“卡尔·马克思大街”和“列宁大街”标牌的下面再并列钉上略小一点的“大马路”和“阿穆尔斯克”的标牌。两个时代就这样最终汇于今天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其实，这种不同时代的特征也体现在俄罗斯人身上。比如，对曾有历史的辉煌和广袤的疆域过度的留恋和敏感，对外国人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游客那种过渡的冷漠。在伊库出关时，俄方边检老大妈几乎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对照你的护照，看你也如同相面，没完没了。再比如，虽然搞私有化了，但是，他们仍享有部分过去苏联时期低档次的社会福利，如大众化的医疗，普通的中小学教育等都是免费的。虽然搞市场经济了，但是，俄罗斯许多行业特别是服务行业都缺乏足够的热情，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对此，我在接下来的俄罗斯旅行中深有感触，也着实无奈。比如，我从莫斯科的某一机场出关用了近一个小时，对此抱怨不已。但是，接我的朋友说我已经够幸运

的了，一个小时出关绝对是快的。伊库的那位中国朋友戏称现在的俄罗斯走的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当然，这种社会主义是原苏联社会发展的那种模式。



民俗村

至于后者，特征就更明显了。比如，离伊库四十多公里处有一个露天的塔尔茨建筑民俗村。它所展示的是 17 到 20 世纪贝加尔湖地区居民生活情况，许多房屋都是整体从周边地区移过来的。在村外的桦树林中，有早期居民住搭建的树皮屋以及其他生活场所，介绍上说这是埃文基人住的。实际上，这里展示的一切与中国大兴安岭鄂温克使鹿部落的完全一样。安加拉河边上的树枝上都系满了彩色布条，这是信奉萨满教的象征，中国的鄂温克等少数民族信奉的也是萨满教。在村落里，房子全是圆木搭建的，称“木克楞”。这种房屋和院落在内蒙古的兴安盟和新疆阿勒泰地区几乎也是相同的。这种东方的“木克楞”建造得大一些，上面接上“洋葱头”顶，就成了东正教堂，带有鲜明的西部俄罗斯色彩。再看这里的人，有金发蓝眼大鼻子、身材高挑的是俄罗斯族人，也有长着一张“扁包子”脸、短粗胖的布里亚特人。前者长相是西方的，而后者长相是东方的。不过，由于地理位置偏东，伊库的东方色彩似乎更浓一些，因为从这里往东往南与蒙古人同宗同类的图瓦人和布里亚特人越来越多，它本身就挨着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说来也巧，出发那天，从北京到伊尔库斯克的飞机因天气原因在先降落在图瓦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在那个小得不能再

小的机场里,无论工作人员还是橱窗里的展品,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陌生感。

承载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人和物比较和谐地支撑着一个立体的城市,它就是今天的伊尔库斯克。这个处于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伊库虽然没有旅游文字介绍的那样漂亮,这里的人接人待物也缺乏旅游名城应有的那种热情,但依我之见,伊库还是比较耐看的,有深入琢磨的余地。稍往里边想,人们不难发现,这一切几乎都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痕迹,不同文化的痕迹。循着这些痕迹,人们可以走到苏武牧羊的时代,走到尼古拉三世的时代,走到苏联时代,最终来到今天的俄罗斯。社会发展中的过去与现在的汇合、重叠,文化构成中的西方与东方的交融、冲突就发生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

2. 新圣母公墓中的叶利钦

我到过两次莫斯科，都去了新圣母公墓，第一次是在 2002 年去的。在中国，很少有人会去参观埋葬故人的公墓，从没听说有导游带领客人去北京的八宝山的。游人能去或想去的，不过是那些作为文物的帝王陵寝、名人墓地或烈士陵园等，而绝不是普通公墓，但是，至少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公墓是可以而且也是值得参观的，因为你在这些地方可以感受很多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甚至政治的内容和形式。比如，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墓地和本文所及的莫斯科新圣母公墓。7 年过去了，新圣母公墓里无疑增加许多新的“住客”。其中，除了参加过总统竞选的将军列别德和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之外，最有名的无疑就是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了。

我读过几本叶利钦自己写的书，也读过许多别人写的关于叶利钦的书，还与同事合写过一本关于叶利钦执政年代的书。在这过程中，我对叶利钦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另类政治表现。比如，他走上政坛并不断高升的独特经历，发布禁止苏共的命令，炮打议会“白宫”，走马灯似地更换政府总理，如此等等。叶利钦一方面不拘小节，粗犷豪放，特立独行，但另一方面在关键的时候不失心细，能够把握住“乱世时机”而把自己造就为“英雄”。在他执政的 8 年中，俄罗斯虽然乱象频仍，却确实被叶利钦改变了社会发展方向。也正因如此，叶利钦的功过是非，至今也没有盖棺论定。

在世的时候如此，去世后叶利钦依旧展示着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墓地选定和

墓碑设计就是很好的例证。或许为了死后能更加自由一些并且能与民众更加亲近，叶利钦没有像苏联大多数领导人那样将壁垒森严的红场作为死后的安身之处，而是像赫鲁晓夫那样选择了新圣母公墓。新圣母公墓位于在莫斯科西南市区部莫斯科河左岸，因新圣母修道院而得名。它虽然也很古老，却是开放的和平民化的，军官政客文人唱歌的跳舞的以及平民百姓，三教九流都可安身于此。敬仰者可来此缅怀和悼念，旅游的人也可以到此观看和欣赏。总之，这里不仅没有世俗间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等级关系和清规戒律。把死后的自己放在这里，符合叶利钦出自平民家庭的身世和他放荡不羁的性格。叶利钦的墓地非常好找，就在新圣母公墓进门不远的左侧空场。不过，叶利钦就是叶利钦，他的墓地位置也很特别，不是在用低矮植物圈定的围墙之内，而是独立于公墓区外边的小广场的边上，占地面积也比别的墓地要大。仅此一点，叶利钦就要比公墓里的其他长眠者特殊得多。

公墓中的长眠者人多半都有全身的、半身的或头部的雕像，最次也有个小墓碑，碑上镶着一两张照片。就公墓中其他著名人物而言，有的通过碑上的文字表明他们的身份或地位，如莫洛托夫、葛罗米柯等人。有的用雕塑巧妙地隐喻世人对长眠者的



卓娅雕像

不同评价，如赫鲁晓夫的墓碑就是他的头像夹在黑白两色的花岗岩石块中间。有的则通过雕塑展示出他们的身份和贡献，如图波列夫墓碑上有他设计的飞机，卓娅的雕像是英勇就义的姿态，乌兰诺娃的是一尊跳芭蕾舞的雕像，阿·托尔斯泰的头像为他笔下的人物浮雕所环绕。列别德的最为夸张，端坐着的他胸前挂满勋章，可惜他只活了 52 岁。一篇也是写新圣母公墓的文章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些墓的主人生前都各自精彩，身后，也通过独具特色的墓碑延续着生命的故事。”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将它称为一个“露天雕塑博物馆”。我倒觉得，新圣母公墓更像是一部特别的历史教科书。从这些长眠于此者的墓碑上，你既可以读到形形色色的人，也能感受到岁月的无情和人间的世态炎凉。

与这些用各式各样雕塑或碑文来展示自己身份的长眠者不同，叶利钦的墓碑是平放在地上的一面飘动的白蓝红三色的俄罗斯国旗。据说，白色部分是国产的大理石，蓝色部分是意大利产的威尼斯马赛



叶利钦墓

克,红色部分是巴西产的斑岩。在国旗的白色上只刻有叶利钦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字不大不粗也没描色,不仔细瞧都看不出这些字母来。如果不说,没有人知道它是叶利钦的墓碑。然而,这就是叶利钦的墓地,那面国旗上除了名字和生卒日期之外,什么都没有写,什么形象也没有留下来。难道叶利钦不想让后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应当不是这样,叶利钦肯定有他自己的抱负和追求。从一个参观者的角度猜测,叶利钦本人或者安葬叶利钦的人选择俄罗斯国旗作他的墓碑,内涵非常深刻。

2000年元旦叶利钦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时,曾语重心长地对继任者普京说:“我把俄罗斯交给你了。”的确,叶利钦重启了一个新俄罗斯。不管怎样评价,叶利钦是新俄罗斯的第一位总统。在对苏联政治文化进行了“硬切割”之后,他试图把俄罗斯1917年中断的历史再续上。叶利钦做的事可谓是惊天动地,对他的功过是非难有一致的评价。但是,不论后人和别人怎么评价,它们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塑一个平淡如水的标准像,刻几句褒扬的话,似乎都不足以与活着的叶利钦相匹配,甚至还可能引起歧义。与其那样,还不如不塑不刻,但这样又无法表现叶利钦的历史地位。于是,不知是叶利钦自己的遗愿还是安葬他的人做了一个最好的选择,将他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比较起来,俄罗斯人对新俄罗斯是有高度认同和无限尊崇的,有时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过分。比如,莫斯科的地铁报站只讲俄语,多数旅游景点没有任何外文介绍。在这样的国家,不论到什么时候,估计不会有谁去破坏叶利钦的墓碑,因为它就是一面俄罗斯国家标识的国旗。赫鲁晓夫时期,斯大林的墓被移了。苏联剧变时,捷尔任斯基的塑像被拉倒了。列宁的墓虽然仍在红场,列宁的雕像虽然在俄罗斯处处可见,但关于它们存留的争论始终不断,活人拿死人说事也算得上俄罗斯的一个政治文化传

统。叶利钦将俄罗斯国旗当作自己的墓和碑,这或许也能改变俄罗斯这个政治文化传统?

叶利钦的墓碑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前面提出,俄罗斯国旗是白、蓝、红三色的。但是,叶利钦墓碑上的红色实际上并非红色,而是赭色的,不知道这墓碑制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叶利钦去世没多久,墓碑中的红色该不会褪变成赭色吧。如果是叶利钦本人或他的安葬者有意这样做,那么,结合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传统,参观者就有猜测的余地了。在苏联时期,红色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象征。叶利钦曾经是红色的,但由于苏联社会的积弊等多方面原因,他褪去了红色,甚至一度成为反红色的急先锋。把墓碑上的红色变成赭色,是否有这一层寓意呢?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谁都不会明说。但是,结合叶利钦个人的独特经历,我觉得有这层寓意完全是可能有的。

3. 列宁成了俄罗斯的一部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如何对待原苏联的政治遗产方面,俄罗斯一直争论不断。如何对待列宁就是一个突出例子,除了将列宁格勒改回圣彼得堡之外,还有如何处理列宁遗体 and 全国各地大小城市中的列宁像、怎样对待以列宁命名的街道、建筑物等问题。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不久,这些争论与政治情感的剧烈变动和复杂的党派斗争搅在一起,在俄罗斯社会上引起一阵阵波澜。的确,列宁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时代的奠基者。他的名,他的像,他留下的一切都是特定社会制度和特定意识形态的符号。当这种社会制度和这种意识形态突然发生变化甚至消失的时候,围绕有关列宁发生的这一切就不奇怪了。

20 年过去了,列宁今天在俄罗斯境遇到底怎么样了呢?到俄罗斯之后,



伏尔加格勒的列宁